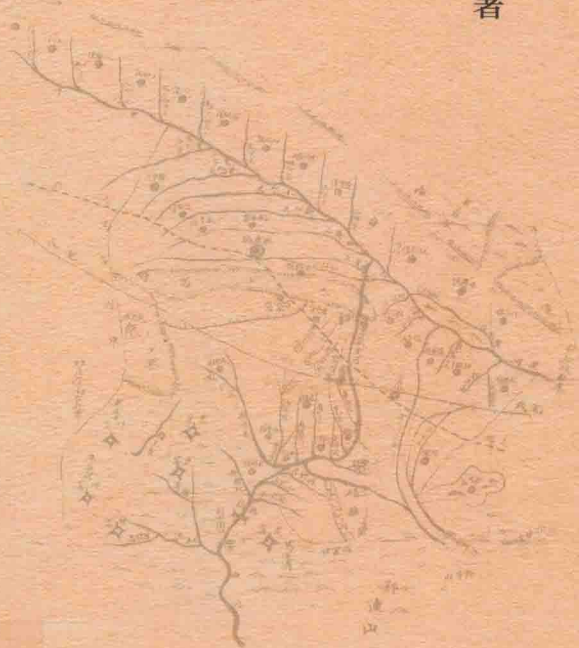


复旦史地丛刊

晚清西北人口五十年（1861—1911）

——基于宣统『地理调查表』的城乡聚落人口研究

路伟东 著



复旦史地丛刊

晚清西北人口五十年 (1861—1911)

——基于宣统『地理调查表』的城乡聚落人口研究

路伟东 著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1CZS036)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重大攻关研究项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西北人口五十年:1861—1911:基于宣统“地理调查表”的城乡聚落人口研究/路伟东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9
(复旦史地丛刊)
ISBN 978-7-309-13173-4

I. 晚… II. 路… III. 人口分布-研究-西北地区-1861-1911 IV. C9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89136 号

晚清西北人口五十年:1861—1911:基于宣统“地理调查表”的城乡聚落人口研究
路伟东 著
责任编辑/关春巧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出版部电话: 86-21-65642845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5.75 字数 412 千
2017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3173-4/C·352
定价: 6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选题宗旨与研究源起	1
第二节 本书的基本概念	7
第三节 本书研究的时间与空间范围	17
第四节 学术史回顾	20
第五节 本书研究的重点与解决的主要问题	28
第一章 宣统甘肃“地理调查表”与晚清西北城乡聚落	35
第一节 宣统人口调查甘肃“地理调查表”缘由	35
第二节 甘肃“地理调查表”里的调查者	40
第三节 甘肃“地理调查表”的内容填写与地图绘制	44
第四节 甘肃“地理调查表”分村户口数据概略汇总	49
第五节 甘肃“地理调查表”分村户口数据质量	64
第六节 本章小节	73
第二章 晚清西北城市与城市化水平	75
第一节 清末民初以来中国的城市人口调查估计	75
第二节 城市概念与晚清甘肃城市规模边界	80
第三节 城市空间边界与晚清甘肃城市人口	86
第四节 晚清甘肃行政治所类城市人口结构	93
第五节 晚清甘肃千人以上聚落与近代西北地区城市化水平	106
第六节 本章小节	112

第三章 晚清甘肃城市人口与近代北方城市人口等级模式	114
第一节 城市人口等级模式问题的源起	114
第二节 行政等级治所城市人口等级模式的幻象	116
第三节 行政等级治所城市人口等级模式幻象的实质	120
第四节 中国近代城市人口与城市人口等级	124
第五节 本章小节	128
第四章 甘肃“地理调查表”分村数据与长时段区域人口变动	129
第一节 清末民初中国人口史研究的困境与 GIS 方法的引入	129
第二节 不同时间切面的人口数据与可视化	132
第三节 人口重心模型在西北地区的适用性检验	136
第四节 甘肃“地理调查表”近 7 000 个分村数据支持的西北人口 分析	142
第五节 本章小节	146
第五章 同治西北战争与聚落尺度的人口迁徙	148
第一节 同治西北战争与区域人口变动	148
第二节 布朗运动：村域空间尺度下的人口迁移	151
第三节 村、堡、城：县域空间尺度下的人口迁移	162
第四节 守土与离乡：省域空间尺度下的人口迁移	173
第五节 战后客民入迁与土客冲突	214
第六节 本章小节	219
第六章 战争状态下的西北回族人口迁徙	221
第一节 同治战争引发的西北回族人口迁徙	221
第二节 同治战时西北回族人口迁徙的特点	230
第三节 战后西北回族人口的迁徙与安插	238
第四节 本章小节	257

第七章 城居与防守：微观视角下小民逃生的一个侧面	258
第一节 战时小民逃生原则与城居的场景	258
第二节 战时城市固守成功的重要因素	261
第三节 本章小节	284
第八章 大村分布与人口迁移的空间特征与规律	285
第一节 人口规模减小进程中聚落尺度的人口集聚趋势	285
第二节 甘肃“地理调查表”大村分布与区域尺度的人口空间集聚	288
第三节 本章小节	296
余论：中国历史上人口与战争	299
附录	309
附录一：《高台县地理调查表》图像	310
附录二：宣统“地理调查表”兰州府分村户口数据	312
参考文献	385
后记	399

图 表 总 目

一、表目

表 1-1	宣统《陇西县丞地理调查表》局部	38
表 1-2	宣统人口调查隆德县调查人员及聚落人口信息统计	43
表 1-3	甘肃“地理调查表”现存信息汇总	51
表 1-4	甘肃“地理调查表”现存数据与陈长蘅修正全省数据	55
表 1-5	甘肃“地理调查表”分村户口数据 5 000 人以上乡村聚落	63
表 1-6	三个不同年份化平县的户口数	67
表 2-1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估计城市人口数与实际人口数	80
表 2-2	宣统普查兰州城内、关厢及附城西川户口数	90
表 2-3	宣统人口调查甘肃 63 个调查单元治城与辖区人口统计	95
表 2-4	宣统甘肃行政治所类城市城内与城外人口统计	101
表 2-5	甘肃“地理调查表”千人分组聚落人口统计	107
表 2-6	三种数据来源的乡村、市镇、城市人口百分比	109
表 3-1	四级行政等级下的城市户口统计	116
表 3-2	省、府、县三级行政层级下城市户口统计	117
表 4-1	1776—1953 年间 6 个时间切面西北陕甘两省人口数	133
表 4-2	1776—1953 年间 6 个时间切面上 8 组分府人口数据	134
表 4-3	1776—1953 年间 6 个时间切面的陕甘人口重心	138
表 5-1	2008 年冬季至 2009 年春季黄河封冻河段基本情况统计表	208
表 6-1	同治西北战争期间官方安置回族信息汇总	255
表 8-1	宣统调查甘肃地理调查 1 000 人以上聚落分县统计	288
表 8-2	宣统调查甘肃地理调查 1 000 人以上聚落分府统计	291
表 8-3	1851—1880 年甘肃分府人口	293

表 8-4 甘肃分府人口损失与千人以上大村分布统计	293
表 9-1 冀鲁豫区八年抗日战争人口损失统计	304

二、图目

图 0-1 宣统《化平川直隶厅地理调查表》与《巴燕戎格厅地理调查表》 局部	14
图 0-2 宣统《秦安县地理调查表》局部	16
图 0-3 清代秦安县城图(局部)	17
图 0-4 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西北政区概图	20
图 1-1 宣统《秦州地理调查表》与《皋兰县地理调查表》封面	36
图 1-2 宣统《皋兰县地理调查表》首页与尾页	37
图 1-3 宣统《高台县地理调查表》局部	42
图 1-4 宣统《化平川直隶厅地理调查表》局部	45
图 1-5 宣统《抚彝厅地理调查表》舆图局部	48
图 1-6 宣统《张掖县地理调查表》舆图局部	48
图 1-7 宣统甘肃“地理调查表”现存数据空间分布	55
图 1-8 宣统甘肃“地理调查表”6 987 个城乡聚落表户口分布	56
图 1-9 宣统《永昌县地理调查表》局部	57
图 1-10 宣统人口调查行政治所类城市人口数据分布	59
图 1-11 百人分组的宣统甘肃乡村聚落人口分布	61
图 1-12 甘肃“地理调查表”1 000 人以下村落户口散点分布	62
图 1-13 千人分组的宣统甘肃千人以上乡村聚落人口分布	63
图 1-14 宣统《化平川直隶厅地理调查表》所载人口性别比	66
图 1-15 宣统《安西直隶州地理调查表》首页与尾页	71
图 1-16 甘肃“地理调查表”分村户口数据户均人口直方图和正态 分布图	72
图 2-1 甘肃“地理调查表”5 000 人以下聚落人口数量	86
图 2-2 清代陕西麟游县与郿县城池图	88
图 2-3 清代宁夏府城图	90
图 2-4 宣统《秦安县地理调查表》局部	92
图 2-5 宣统甘肃 63 个行政治所类城市人口占比	97

图 2-6	宣统甘肃行政治所城市城内与城外人口占比	103
图 2-7	甘肃“地理调查表”千人组距聚落人口分布	108
图 3-1	三级行政层级下二级和三级城市人口分布状态	118
图 3-2	各层级城市人口散点分布	120
图 3-3	晚清甘肃政区重心与人口重心	123
图 4-1	1776—1953 年间西北陕甘两省人口规模变动	134
图 4-2	4 个不同时间切面上的陕甘分府人口空间分布	136
图 4-3	1776—1953 年间陕甘区域人口重心	138
图 4-4	同治西北战争陕甘分府人口损失与人口重心	140
图 4-5	1820 年陕甘人口重心	143
图 4-6	1910 年新政数和曹树基修正数人口重心移动趋势	145
图 5-1	高陵县通远坊天主教堂	159
图 5-2	兰州附近废弃的乡间避难堡城	164
图 5-3	循化厅高大的城墙	166
图 5-4	战后被焚毁的巨村八女井	171
图 5-5	兰州一带黄河上典型的 2—3 人小羊皮筏	204
图 5-6	高陵蔡家东西二村滩地碑	217
图 6-1	宁夏固原北部三营的阿訇与经学生们	224
图 6-2	大荔东门外的四轮“回回车”	225
图 6-3	骑马的回族女人	227
图 6-4	同治十年二月左宗棠谕回告示	240
图 7-1	清军抬枪及发射方法	275
图 8-1	宣统调查甘肃地理调查 686 个 1 000 人以上聚落分布	292
图 8-2	同治战时甘肃人口损失数量与大村数量	294
图 8-3	同治战时分府人口损失与宣统大村分布	295

绪 论

本书研究以宣统人口调查甘肃“地理调查表”为起点,关注晚清五十年间西北人口问题,是一部城市与乡村聚落视角下的区域人口史专著。绪论部分,主要交代与本书内容直接相关的选题宗旨、研究源起、学术研究现状、基本概念、学术定位,以及所使用的主要研究资料、方法与论述框架等,以便读者从整体上比较快速准确地了解和把握本书研究的前期基础、研究框架和努力方向。

第一节 选题宗旨与研究源起

本节交代本书的选题宗旨和研究源起,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即:回顾传统中国人口史研究的范式与叙事方法,检讨已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论述聚落在传统人口史研究的指标意义;概略介绍宣统人口调查甘肃分村户口数据的基本概况,以及这一原始数据为聚落尺度的人口史研究提供的可能。

一、传统中国人口史的研究范式与叙事方法

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初谭其骧先生发表《湖南人由来考》《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①等专篇学术论文开始,到 21 世纪初葛剑雄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移民史》和《中国人口史》全部出齐为止^②,经过几代人数十年的共同努力,中国人口史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不但拥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完善的研

① 谭其骧:《长水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9、300页。

② 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六卷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六卷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究方法,而且还有众多优秀的研究成果^①。所有这些由前辈学者以及同辈学人共同推进的传统中国人口史研究,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范式和工作理路,那就是:从体量宏富的描述性的文字史料入手,主要采用历史文献学的方法,辅之以简单的数学统计,对历史时期重大人口事件的时代背景、发生的原因、发展的过程、最终的结果以及由此引发一系列相关要素的变动,进行历史的重建和复原、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并进行规律的总结与概括。从具体的研究内容上来看,传统中国人口史的研究大都采用宏大的结构性的叙事方式。究其原因,首先应该和这一学科的发展阶段有关。对于目前仍然处于初创阶段的中国人口史来说,尽管有诸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但仍然有太多重要的纲领式、框架式问题需要解决;另外,这种研究现状,也与中国人口史这一个学科所使用 and 依赖的主要史料和基本数据有关。

从数据方面来讲,人口数据是人口史研究的基础,但在中国人口史的研究时段内,所依赖的绝大多数人口数据都是以收税为目的的人口登记资料,而非严格的人口普查意义上的真正高质量的人口数据。晚清及民国时期的人口统计,虽然有些在形式上符合现代人口普查的标准和要求,但是,数据的质量参差不齐,而且其中大多数数据质量较差。同时,在时间和空间分布上也残缺不全。至于民国以前那些以收税为目的的纳税户口登记,与真正的人口登记有本质的区别。虽然总体数量极为庞大,但数据质量更是堪忧。因此,在使用之前,首先需要对这些基本的史料和户口数据进行分析、考辨。这是中国人口史研究的首要工作,甚至,有时是主要的工作。因为只有这样一个数据考证的基础之上才能对历史人口的基本要素,比如历史时期的人口制度、人口结构、人口再生产、人口规模、人口空间分布以及人口迁移等,展开下一步研究。

从史料方面讲,人口史研究中主要依赖和使用的描述式的文字史料,大多带

^① 作为目前国内外最完整、最系统的中国人口史专著,葛剑雄主编的六卷本《中国移民史》和《中国人口史》对数千年来的中国历史人口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分析和研究,这两套书是奠定中国人口史这门学科的重要基础。除此之外,通史性的人口史专著还有赵文林、谢淑君合著的《中国人口史》,王育民的《中国人口史》以及路遇、滕泽之合著的《中国人口通史》等。在区域断代人口史方面,目前也有许多极其重要的研究成果,比如何炳棣的《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姜涛的《中国近代人口史》,安介生的《山西移民史》,薛平栓的《陕西历史人口地理》,张根福的《抗战时期浙江省人口迁移与社会影响》,葛庆华的《近代苏浙皖交界地区人口迁移研究》,王卫东的《融会与建构:1648—1937年绥远地区移民与社会变迁研究》,方荣、张蕊兰合著的《甘肃人口史》,郑发展的《民国时期河南省人口研究》以及笔者本人所著的《清代陕甘人口专题研究》等,都对各自研究区域、时段内的历史人口问题进行了更为全面深入的分析。这些论著在不断丰富、完善中国区域、断代人口史研究的同时,也为我们后续的研究提供了诸多可资借鉴的研究理论与方法。

有记录者本人的主观色彩。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不同人对同一事件的记述和认知,往往存在诸多差异,有时甚至完全相反。显然,对于这类文本史料的客观性与真实性需要研究者仔细考证,认真分析。另外,更为重要的是,人口是典型的具有时间序列特征的空间数据,因此,历史人口研究的诸多方面,尤其是人口分布、人口结构等,需要在统一的空间尺度里,讨论某一个特定时间切面上或者某一时间序列中的不同时间切面之间的人口变化状况。但描述式的文字史料,所记内容要么过于具体而细微,可以精细到村东头张家父母妻女的所有户口信息;要么过于概要和粗略,只能大概了解某一特定区域内的某一特定人群的规模和分布情况。显然,单纯依赖这类史料,我们很难在统一的时间和空间精度上讨论问题。

因为数据、史料等方面的原因,一般情况下,传统人口史的最小研究单元大都只精确到“厅”“县”这样一个层级。在这种宏大的结构性的叙事方式中,作为最小研究单元的“厅”“县”变成了一个或一组简单的户口数据代表的抽象的点,这样一个点的内部细节则往往被忽略了。更重要的是,在这样宏大的结构性的叙事方式中,人口史研究的真正主体和最小单元,也就是那些有血有肉的社会“人”,也几乎被完全忽略掉,我们最终看到,只有抽象的人以及人们的群体。绝大部分情况下,研究、复原、分析和总结的,也都是群体性的人口行为。实际上,对于构成群体的众多个体而言,他们分布在什么样的地理空间里面?他们聚居在什么样的城乡聚落之中?这些不同的地理空间和城乡聚落对他们有什么不同的或相同的影响?在重大历史人口事件之中,每一个个体,或者每一类个体,有什么差异?这种差异会导致什么样的不同结果?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在、也应该在今后的历史人口史研究中给予足够的关注。

二、聚落在人口史研究中的指标意义

聚落是人类生产、居住、休息以及社会交往等各种活动形式的场所,在地图上通常被称为居民点。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地理实体,聚落是最典型的地表人文景观。它不但是人类活动的中心,也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同时,它更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载体^①。从这一层面来讲,我们可以把聚落抽象地理解为“在一定地域内发生的地域活动和社会关系,特定的生活方式,并且由

^① 金其铭:《农村聚落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页。

共同的人群所组成的相对独立的地域生活空间和领域”^①。聚落不仅仅是房屋的集合体,还包括与居住地直接相关的其他生活 and 生产设施。实际上,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进行定义,聚落最核心的要素都是人口,没有人口的聚落只能称为遗迹。因此,聚落本身虽然不是人口史研究的直接对象,但却是人口史研究重要的切入点。

聚落的产生、发展与消亡,实际上是人口流动与增长的结果。在现代地理学中,人口规模是衡量聚落规模的核心指标,也是划分城市与乡村的基本要素。人口在城市与乡村不同聚落中的分布状态,是探讨人口城市化水平的重要基础,也是研究人口地域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聚落与人口一样,都是具有时间序列特征的空间数据,聚落兴衰是人口迁徙流动的结果,聚落的分布与人口的分布直接相关。因此,聚落对于研究人口空间分布具有重要的指标意义。

聚落名称作为文化的载体,具有非常鲜明的地域特色。历史上,因移民活动产生的移民地名大都明显地保留有移民迁出地的浓重色彩。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经过历史沉淀的移民地名,逐渐演变成移民后裔对于祖辈、故土的全部记忆;同时,这些带有强烈历史烙印的移民地名,又包含有诸多被历史尘封的移民史实的蛛丝马迹。因此,通过对移民地名的研究,我们可以对其背后所蕴含的特定的移民过程进行一定程度的复原与再现。比如敦煌众多以甘肃各州县名称命名的街巷是雍正移民的产物,陇东一带众多与关中同名的村落,也是同治战乱人口迁徙的结果。相对于传统人口史的研究问题、方法以及叙事方式等,聚落尺度的人口史研究,可以在相对较为统一的地理空间里讨论问题,对于人口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指标意义。

三、宣统甘肃“地理调查表”的价值与整理

清末推行宪政,为筹备立宪各项事宜,清政府于宣统年间,在全国除西藏以外的地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调查活动,后世把这次人口调查称为“宣统人口调查”。“地理调查表”就是这次人口调查基层调查信息登记汇总的简表。宣统人口调查不但包括的空间范围广,耗费的时间长,而且调查办法与执行者也有显著不同。更重要的是,这次人口调查的主要目的是根据人口分配议员名额,进行全国选举。因此,与此前历代以征收赋税为首要目的的户口登

^① 余英:《中国东南系建筑区系类型研究》,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第16页。

记有本质的区别。美国统计学家沃尔特·威尔科克斯^①认为这是清代最精确的一次人口调查^②。民国王士达认为,这是一次深入民间的真正普查,绝非凭空捏造。但也有不少著名学者持完全不同的意见,比如何炳棣就认为,与其说这次户口数据是普查的,不如说是编造的^③。曹树基显然受到了何炳棣的影响,研究中放弃了对宣统人口调查数据的讨论^④。侯杨方则认为,这次人口调查在全国范围内确实得到了有效的执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现代人口普查,在中国人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何、曹等人的错误结论,缘于不熟悉此次人口普查的制度^⑤。

在此之前,所有这些顶尖学者的讨论,都是基于民国王士达、陈长蘅等人汇总之后的分省统计数据,而非最原始的调查文献。对于一场历时数年、在全国范围内的人口普查来讲,极端的个案如此之多,每个研究者都可以找到诸多支持自己观点的例证,那些被有意无意忽视的反面例证,则又成为对方立论的依据。因此,仅仅从制度角度简单地否定或肯定这次普查数据的真实性几同盲人摸象。“地理调查表”的发现,为我们近距离地观察和触摸这次人口调查提供可能,也为在省区这样一个级别上对此次人口普查进行个案研究,提供了可能,同时更为在聚落的尺度上观察和研究晚清西北社会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窗口。

“地理调查表”表式以城乡聚落为经,名称、方向、里数、户数、口数、附记及承办绅董项目为纬,每个聚落一行,依次排列。所查事项,先由地方绅董分投详确考察,再由各地方主管官员复核,将调查内容及承办者姓名、职衔等,汇填表内,连同原表,一并上呈省督抚。表第一页第一行“地理调查表”等字之上,填注有某厅及某州县等字,其下录承办官职名,表册封面则题有“某省及府厅州县地理调查表”等字样^⑥。“地理调查表”全国多地均有发现,但以甘肃图书馆西北地方文献部所藏最为完整和系统。实际上,早在1997年,甘肃省档案馆方荣等人就整理并出版了这批珍贵的户口数据文献,但可惜篇目并不完整,内容缺漏讹误之处

① Walter Francis Willcox, Ph.D., LL.D. (March 22, 1861–October 12, 1964).

② 陈长蘅:《清末民政部户口调查之新研究》,见中国统计出版社编:《统计论丛》,上海:黎明书局,1934年,第67—94页。

③ [美]何炳棣:《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葛剑雄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71—78页。

④ 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05页。

⑤ 葛剑雄主编,侯杨方著:《中国人口史》第六卷《1910—1953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2—26页;侯杨方:《宣统年间的人口调查——兼评米红等人论文及其他有关研究》,《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

⑥ (清)杨丙荣编:《泾州直隶州地理调查表》卷首《地理调查办法》,甘肃省图书馆藏,索书号:671.65/321.791。

较多,并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①。2007年,方荣在与张蕊兰合著的《甘肃人口史》^②一书中,又引用了前书的内容,并对调查表中的户口数据进行了汇总、统计,但缺漏讹误之处如旧,且未做深入研究和分析。2011年,笔者出版专著《清代陕甘人口专题研究》^③,在其中部分章节,对调查表的来源、数据质量进行了初步考证分析,对城乡户口数据也进行了简单汇总统计。但是,由于该书研究时段主要集中在同治西北战争以前,对“地理调查表”的研究,现在来看还是相当肤浅的,收集的数据亦不完整。此后数年间,为收集和整理这批原始的调查档案和珍贵的地方文献,笔者曾前后多次前往甘肃图书馆、档案馆及相关州县进行实地调查。经过反复核对,现存甘肃“地理调查表”分布在65个府、州、县、厅之中,共包括6920个城乡聚落。

宣统甘肃“地理调查表”,是目前为止已知的唯一一份记录20世纪初城乡聚落户口信息的官方原始调查档案。除了户口信息,附录中还记载了各城乡聚落中学校、庙堂、祠寺、井泉、沟渠等诸多地理信息,内容比较翔实,且多为其他文献所未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然而,长期以来,这批珍贵的原始档案并不为人口史学界所知,即使学界最顶尖的学者也武断地认为,“20世纪上半期历次官方的全国人口统计中,缺少城市人口与乡村人口的统计,除了少数特殊的城市如宣统人口调查中的京师、商埠,民国人口统计中的京师和随后的特别市、直辖市或特别行政区的人口有所统计外,其他城市人口均无统计,即当时城市人口的大部分都没有统计”^④。

与以往人口史研究中主要使用的总志、方志人口数据,或其他借代指标数据相比,一方面,这批原始文献中的城乡聚落户口数据,不但精度高,质量优,而且更加系统、全面;另一方面,这批数据覆盖的区域比较大,在西北五省区之中的三个省区,即甘肃、宁夏及青海,均有分布。依靠这批珍贵数据,至少在晚清西北人口史的研究中,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解决数据缺失的困难和障碍,从而把研究的空间精度从厅、县这样一个层级提升到聚落这一层级。

聚落是人口史研究的重要切入点,而宣统人口调查甘肃“地理调查表”,则提

① 甘肃省档案馆编:《甘肃历史人口资料汇编》(第一辑,先秦至1911年),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24—349页。

② 方荣、张蕊兰:《甘肃人口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01—404页。

③ 路伟东:《清代陕甘人口专题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

④ 葛剑雄主编,侯杨方著:《中国人口史》第六卷《1910—1953年》,第477页。

供了系统完整、数量庞大的城乡聚落基础数据,从而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可能。到目前为止,对于甘肃宣统“地理调查表”分村户口数据,学术界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基于此的研究成果亦很少。基于此种研究现状和数据准备,笔者打算从城市与乡村聚落的视角切入晚清五十年西北地区人口史的研究,这是本书选题的宗旨与最初研究的源起。

第二节 本书的基本概念

对著作所关注的学术命题,进行基本概念的界定,是从事科学研究的必要和基本前提。本书涉及的概念很多,如“城市”“乡村”“城市化水平”等,皆属于学界迄今众说纷纭、歧义丛生而又无法避开、必须面对的基本词汇。故而,笔者需要在此进行必要的说明。

一、聚落

聚落是人类生活居住的处所,《汉书》卷二九《沟洫志》载:“(河)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单就字面意思来讲,“聚”是聚集之意,“落”则是落成,就是居所建设完成后的祭礼,引申为定居之意。《广雅》卷二《释詁》记曰:“聚落,尻也。”尻,处也。从尸得几而止。由此可见,一个聚落的真正形成,是从可居之所建设完成开始的。故,《尔雅》卷上《释詁第一》记曰:“落,始也。”《辞源》称,“聚,谓村落也,为人所聚居”。而落则是“所居之处,如部落、墟落、村落”。《辞海》称,“聚,有村落、会集、积聚的意思”。落是“人聚居的地方”。由此可见,“聚落”一词中的“聚”字主要强调的是社会属性,为人聚之处。而聚落中的“落”字则偏重于其环境属性,是人居之处。从这一视角出发,“聚落”一词的概念,有狭义与广义之分。

狭义的聚落是指作为人居之所的房屋建筑,是构成聚落的物质形态在地理空间中的聚居集合体。在现代汉语语境里,狭义的聚落一般是指那些散布乡间、规模较小且彼此孤立的社区及村庄,其本意与英文的“settlement”类似。广义的聚落则是与聚居相关的各类自然及社会要素的总称,除了居住用的房屋建筑的集合体,与居住直接有关的道路、水源等生活和生产设施,还包括社会秩序、教育以及医疗卫生体系等非物质的社会形态。显然,聚落作为人类居住、生活、休息

和进行各种社会活动的场所,具有高度集中的形态,在区域体系中呈点状分布,是最典型的地表人文景观。

每个聚落都是自然要素与社会要素高度集中的处所,不同的聚落,其形态与职能不同,造成这种差异的最重要因素是聚落的规模。而衡量聚落规模的核心指标,是聚落人口。不同聚落,人口规模相差悬殊,小的村落仅一户或数户,较大的核心聚落,人口则多至数千,甚至数以万计。这种人口规模上的差异,不但使不同的聚落处在同一区域体系中的不同层级之上,而且,也使得它们在相同的空间尺度里面,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由此出发,聚落常常被人为地划分成乡村聚落与城市聚落两大类。在聚落尺度的人口史研究中,城乡人口结构、城市化水平、聚落层级以及不同层级聚落之间的人口集聚等,都是需要重点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城市聚落与乡村聚落的概念进行辨析。

二、城市

研究历史城市人口,首先应该从人口史的角度明确历史城市的概念。简单地讲,就是,什么样的聚落可以定义为历史上的城市?

这个问题看似非常简单,众所周知,城市是与乡村相对应的概念,通常两者区别非常明确,城市是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所呈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即孤立和分散。更概括地讲,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主要动力。然而,实际上,城市作为最典型的地表人文景观,它“既是一个景观、一片经济空间、一种人口密度;也是一个生活中心和劳动中心;更具体点说,也可能是一种气氛、一种特征或者一个灵魂”^①。面对如此多维的研究对象,要明确什么是城市,并不容易。主要困难主要体现在概念和边界两个方面。

1. 城市的概念

西方的“城市”(city)一词,来自拉丁文“*civitas*”,最初指的是欧洲那些拥有教堂且为主教任职之处的聚落^②,与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几乎完全不同。欧美学者对现代城市概念的研究大概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城市的界定,最初着眼于城市的空间形态,继而着眼于城市的分工与职能^③,又或强调是城市内部

^① [法] 菲利普·潘什梅尔:《法国》(下册),叶闻法、漆竹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183页。

^② Susan Mayhew, *Oxford Dictionary of Geography*, The Second Edition,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77.

^③ 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第16页。